阳光书房

自然、魔魅与存在之根

——评韦伶“绿人姐姐的绿色传奇系列”

□赵 霞

品读韦伶的“绿人姐姐的绿色传奇系列”之《山鬼之谜》《绿人家园》《幽秘花园》《女孩的神秘信物》，我有一种非常享受的沉入与沉静之感。

读着读着，再回过头来看这几本书的书名，我发现一个有意味的现象。我一直相信，当我们挑选、使用某些语词的时候，必定是有原因的。这几部作品题名中的所有实词，基本可以归为三组。

第一组词是“谜”“幽秘”“神秘”“鬼”，这组词都跟我想谈的一个关键词有关，即“魔魅”；第二组词是“绿人”“女孩”，这里面包含了我读韦伶作品的时候感受特别强烈的另一个意象“自然”，并且这个自然的意象跟同样包含母性的女性意象非常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第三组词是“信物”“花园”“家园”，我认为这组词传递出了韦伶作品中的一个重要关切，即一种朝向存在家园的探寻。

在我看来，这三组词提供了解读韦伶创作的三个重要关键词，它们也对应着她的作品内含的三个重要命题，揭示了三种美学特点和精神。这些命题可能不仅属于少女文学，属于儿童文学，也属于当下文学乃至文化的整体性思考。第一个问题跟“魔魅”一词相对应，我称之为“神话是什么”的思考。第二个问题跟自然意象以及某种程度上与自然互为象征的女性意象相对应，亦即在今天的社会和时代里关于“自然是什么”的思考。第三个问题，在“信物”“花园”和“家园”的追寻背后，隐藏着“人是什么”“成为一个人意味着什么”的问题。

人与自然本为一体

由于自然是韦伶作品中非常醒目的意象，所以我想从此谈起。谈论一切文学作品，自然都是重要意象，所以，阅读时我一直在琢磨，通过韦伶的文字，我们与自然之间发生的到底是怎样的一种联结？

从美学上讲，我们对待自然大抵有两种态度。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分析过这两种态度。一种是观赏性的。当我们面对自然时，它提供给我们的想象力，一种非常自由的愉悦，一种既合目的性、又不受我们既有规则和限制约束的优美感。另一种态度正好与之相对，是因敬畏而产生的崇高感。优美感更多是一种舒适、愉悦的感受，崇高感则是因为我们不能够完全把握对象，从而心存敬畏的感受。这两种态度和感觉，是我们面对自然的审美感受中非常基础和重要的两种类型。

在我看来，它们有一个共同点：不论是观赏自然还是敬畏自然，自然始终是作为与人相对的一个对象，它在人之外。而在韦伶的这些作品里，我们读到的更多的可能是一种属于东方美学的对待自然的态度。这些作品中，有一部分是写自然如何治愈人。比如在《绿人家园》里，通过回归自然，重新建立与自然之间的联结，我们作为现代人的某些内在病症可以得到治愈。我认为《绿人家园》写到的身体上的病症，显然包含了文化上的寓意和象征。但这些作品对于自然的更深入的思考和表现，不止于此。它们的意义不仅在于表现自然具有治愈现代病的价值，更重要的是促使人们意识到，自然不仅仅是与人相对的对象，或者说，人本来就是自然的一部分。作品中有一些令我过目难忘的用词与细节，比如收在《女孩的神秘信物》中的《没入绿苔》一文，写到植物时用了一个很特别的描述：“植物的肢体”。通常我们谈论人的时候，才会说“肢体”。还有《山鬼之谜》中小鱼外公说的话：“他们比我们来得早，比我们住得久。”这个更“早”和更“久”的世界，就是人与其他生命共存于其中的自然世界。

在这样的对于自然的书写、表现和思考中，我们眼中的自然，恐怕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对象。一旦成为对象，像马克思说的那样，人就会运用“人的本质力量”试图将对象进行人化。但在韦伶的作品中，我们更多地体验到，在自然中存在着我们之为人的某些本性，在身体和精神里原本就有自然的痕迹、自然的根。人与自然，两者是合为一体的。如何从这个角度去认识自然、观看自然，进而深入地领悟自然，其实是今天谈论文学和文化的出路时，必须要思考的问题。时至今日，我们将自然作为人的对象进行改造，到达了今天这样的地步和程度，我们该如何重新回过头来思考那跟我们融为一体的、原本就在我们的身体和心灵里的自然？如何认识那既是我们所来之处、也是我们始终身处于其中的母体的自然？我读《女孩的神秘信物》，有时会恍惚想起读《瓦尔登湖》的感觉。两者的风格其实很不一样，但那种来自自然的裹挟力是一样的。

复现生命存在的魔魅与神秘

第二个问题与“魔魅”一词有关，即神话是什么？我们显然不能以神话来界定韦伶的这些作品，但我感到它们与神话有某种共通的气质。那种谜一样的、幽秘和神秘的感觉，既似神话，又不同于古老的神话。山鬼虽为鬼，却并不给人以鬼的诡异之感，而是把我们带往一种看似非常遥远、却又如此亲近和亲切的神秘感之中，让我想到我们在谈论现代人、现代社会和现代文明的时候经常使用的一个词，这是马克思·韦伯在他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中提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祛魅”。在很大程度上，现代社会和现代文明发展的核心词就是“祛魅”，去除那些笼罩在我们社会生活和日常经验之上的魔魅与神秘，从而赋予人看清和把握世界与生活的能力，这原本是启蒙时代和理性时代的重要精神。作为人，我们也从这个精神和传统中受益许多。只有当人类从未知的畏惧中解脱出来，才能开始他在地面上的一切功业。但是现代文明发展到今天，面对它带来的所有文明的成果、结果和后果，对于上述“祛魅”进程的直面和反思，已经变得异常紧迫。我读《山鬼之谜》等作品，感到不论是虚构的故事还是日常的生活，里面都充盈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幽秘和魔魅，我不认为这仅仅是对古老神话的复现。韦伶作品里的神秘，魔魅，不是可怖或可畏的，而是可爱的、亲切的。

在这种感觉中有着关于今天的生活该何去何从的重要预示和提醒。《山鬼之谜》的故事，从谜开始，最后谜团也没有解开。许多儿童故事都是从谜开始，最后走向谜底的揭晓，这也是童年时代的一种基础体验模式。但《山鬼之谜》始于谜，终于谜。最后，野人到底是不是存在？叶林的爷爷、奶奶究竟还在不在？叶林失踪后又去了哪里？这种谜一样的感觉，一直延续到故事最后。这个故事不是解开谜题，给读者一片清亮的世界，而是带我们深入谜，理解谜，甚至成为谜的一部分。小说中叶林的身上带着寓言的气息，她在故事里被寄予了某些重要的文化蕴涵。读这样的故事，能体会到远古神话里弥漫着的那种魔魅的生存感受从未离我们远去，它还以它的方式存在于当下的生命和生活中，它就是生命和存在固有的神秘感。

“绿人姐姐的绿色传奇系列”插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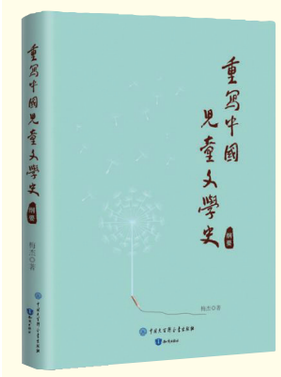
重新理解人的价值

第三个问题跟前面说到的自然和神话的问题密切相关，是关于“人是什么”“成为一个人意味着什么”的思考。韦伶的作品，不论是其中有关自然意象的呈现、感受和思索，还是它携带的神话般的魔魅气息，最终都在把我们带到关于“人”的重新思索中。在这些文字的搅动和激发下，我们关于这个话题的体悟被带向更深的地方。人是什么？我们或许都熟悉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人”的论定。人是从“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中获得其自我身份的确定。“实际创造一个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的自然界，这是人作为有意识的类的存在物的自我确证。”因此，人的存在活动，就是不断地将无机的自然界改造为有机的人的世界，“正是通过对对象世界的改造，人才实际上确证自己是类的存在物。”这个论定很重要也很基础。但我们今天还看到，人的这种不断将自然对象化的实践方式，所带来的问题及其征兆，都已经非常鲜明地显现出来。“自然的人化”并非人的历史与存在的全部。透过对自然世界与神话魔魅的重观、重思，我们也在走向关于人的重新理解。

当代西方儿童文学的理论探讨，近来有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后人类”话题。启蒙时代以降，我们谈的往往是人如何以自己的理性，以人的本质力量来改变、改造外在的世界。但在后人类时代，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带着某种自我否定和质疑的痛楚，去反思、冲破人的自我中心。当人以这样的意识自我转变时，才有可能在更完整的意义上成为人。我觉得，“绿人”代表了某种post-human的后人类状态与精神，是在试图以人的力量来全面把握、操控世界的理性人的模式之上，对“人”进行重新的思考、定位，继而采取重新的行动。

从这个意义上说，韦伶的“绿色传奇系列”的独特价值在于，带我们经由自然以及与之相融的独特的女性经验，来探寻我们生命和存在的某种幽秘之境，进而寻找那能令我们感到安稳、妥帖，犹如回家般存在的家园。我想，她的写作向我们提出的这些问题与思索，对当下的儿童文学写作，乃至对整个当代社会文化的思考，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新书快递



《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纲要》
梅杰 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知识出版社
2022年1月出版

本书是“中国儿童文学大视野丛书”配套理论论著，采用审美和历史原则相结合的方法，以儿童本位论为视角，将中国儿童文学史按照史前期、孕育期、诞生期、发展期、挫折期、新生期、断裂期、重建期等进行历史描述，注重捕捉历史细节，坚持论从史出，是一部可读性强，独具个人风格的中国儿童文学简史，可供教师、编辑及儿童文学爱好者使用。

《列车开往乞力马扎罗》
王璐琪 著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22年3月出版

本书从少年何漾寻访爷爷援非时的资助对象小赞起笔，在现实与回忆两条线索的交叉叙事中将宏大主题悄然洞开，以三位主人公身处不同时空场域的守望与凝思，围绕新中国成立以来大援外工程“坦赞铁路”的历史与当下，勾连起三代人的命运流转，表达了中非友谊源远流长的主旨，呼应“一带一路”宏伟战略，亦对奉献与大爱的时代精神进行了动情的讴歌。

《向太空出发》（全4册）
【英】多米尼克·瓦里曼 著
【英】本·纽曼 绘
邓雯、陈卓、鲍凯丽等 译
少年儿童出版社
2022年3月出版

本系列图书共有《来看星星吧》《我们的太阳系》《火箭发射啦》《探索外太空》4册，是面向3-6岁儿童的太空主题低幼科普书。从幼儿园、幼小衔接到小学，孩子处于理解和探索世界的知识敏感期，本书设置太空猫等角色，在穿梭浩瀚宇宙的探秘旅行中，深入浅出地讲解太空知识，涉及数学、物理、技术、工程等多个学科，给孩子带来深远的科学思维启迪。

《游泳》
刘海栖 著
青岛出版社
2022年4月出版

小说通过主人公刘立宪想方设法学游泳的过程，展示出独属于童年的丰沛游戏力、学习力和生命力，诠释了童年特别的游戏精神和运动精神。丰盈而新鲜的生活细节和民间智慧，如泉水般汩汩流淌，泉城的民俗风情如跳动的画卷，在孩童的各种游戏中徐徐展开。文本意境开阔，生活底蕴深厚，成功地塑造了生气勃勃的少年群像，写出了成长的坚实内核。

■阅读札记

革命烈士叶刚的《红叶童话集》

□梅 杰

叶刚，原名叶道生，1908年5月生于浙江省南田县（今属象山县）的南田岛螺蛳礁。他在中学求学期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3月，叶刚组织南田农民协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被追捕，脱险后参加中共地下党活动。1928年春，进入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于1927年3月15日创办的晓庄试验乡村师范（此时已更名为南京晓庄学校）就读，后任中共晓庄支部委员。1930年4月，不幸被捕。8月16日，一说被枪杀在南京雨花台，一说没有被送到雨花台，而直接被活埋（戴伯韬之说），年仅22岁。1931年6月，陶行知将叶刚生前著作《红叶童话集》交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1936年2月，《红叶童话集》由亚东图书馆再版。直至2015年1月，才由海豚出版社收入《中国儿童文学经典怀旧系列》，推出了第三版，这部革命烈士的童话集才算又重现天日。

这本童话集署名一叶，从文字来看，应该属于叶刚个人创作。盛巽昌等人说是“在陶行知的指导下，根据民间素材编写”，不知根据为何。如果是编写，原创成分应该也不小，有些甚至应该完全是独立原创的，如《红叶》《字样和白纸》等。据每篇童话落款看，这些童话全部写于1929年，且大多数是八九月间，几乎一个多月完成一本童话集，堪称奇迹。据说陶行知为这本童话集写过序言，可惜资料散佚，一直也没有见到文字。不过，1929年陶行知创作了一首诗歌《红叶》，与《红叶童话集》相得益彰。

叶刚是革命烈士，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无疑会关注到社会现实。但是，他的作品却是现实主义儿童文学中的另类。儿童文学创作需要调和的是“儿童的”与“文学的”二者之间的矛盾，处理得好，方为佳作。从这个方面来说，与同为现实主义童话的《稻草人》和《古代英雄的石像》相比，《红叶童话集》似乎更胜一筹。我们有理由相信，从《稻草人》到《红叶童话集》，是中国现实主义儿童文学的一种发展和进步。目前，暂时没有研究者将《稻草人》与《红叶童话集》进行对比研究，这是既往文学史研究的一种缺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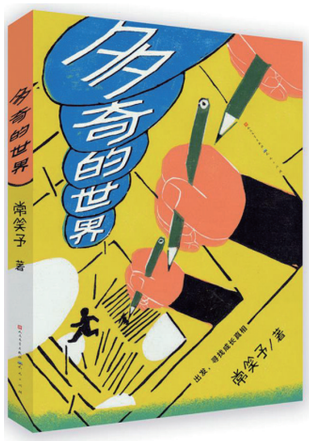
《红叶童话集》的作品大致分为两类，一是纯属原创的《红叶》《字样和白纸》，二是根据民间童话素材再创作的，保留了民间童话的风貌，但进行了较大的改写。叶刚较之于茅盾、郑振铎有着更多的原创成分，开篇《红叶》是艺术成就最高的一篇。通过一片枫树的红叶之口，表达“这种生活，我再不愿意过了，每天像坐在监牢里一般沉闷”，暗示社会现实的黑暗。红叶想脱离枫妈妈的束缚，在秋风伯伯的帮助下“离开家庭”，“到广漠的世界上去旅行了”。结果，她为保护一枚可怜的果子被老母鸡啄破了背脊，跟一位灰色的兔少年礼貌地前去打招呼，却几乎被兔少爷一口吞了；她认为小孩子善良，就去亲近一位小姑娘，结果差点被小姑娘的爸爸用针线穿起来了；她想去大都市看看，既看到了大洋房和许多不做事的人，也看到了啃黑面包的一天到晚做工的人。于是，红叶的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悲痛和郁闷”，而又没有人给她“一个详细的解释和安慰”。这篇童话其实是叶刚作为成年人写给儿童的心灵独白，是成人世界与儿童世界的沟通方式，也是他揭露和批判社会现实的一种工具。虽然，作者也通过秋风之口说了许多道理，如“一个人，长大了，他的心、耳、目也都变大了。因此有许多小的声音，小的问题，他就不去注意了。同时他们还要假充什么都晓得一样。”“美丽的小姑娘，勇敢些，这还是小事呢！我曾告诉你的：外面是并不见比家里好些。世界是到处都一样的——在家里，生活是很平淡的，但是痛苦也少些。在外面，生活上是活动些，但是危险的、痛苦的事情，也跟着快活的程度上来了。”但通篇下来，没有一种说教的感觉，说明叶刚很好地把握了分寸，既向读者传达了自己“无限的悲痛和郁闷”的情绪，又没有让自己营造的童话世界坍塌。《字样和白纸》是一篇讽刺童话，极具戏谑效果，即使是不明白作者揭露现实中“王”“将”“官”“兵”，也能体会其中的讽刺艺术。其他的童话，虽然脱胎于民间童话，对社会现实没有直接的批判与揭露，但能体会作者自由、活泼的童话精神。

■短 评

在虚实与想象中留白

——评常笑予新作《多奇的世界》

□程笛轩



儿童文学能够兼顾趣味性与思想性，对作家来说是一件十分不易的事。但可喜的是，我们在《多奇的世界》里看到了这种可能。初看题目时，会让人不由得联想起“楚门的世界”，而事实上，故事所营构的也正是这样一个充满反转、充满矛盾又光怪陆离的事件。作者以充满灵性的笔调塑造了性格各异的三个小朋友：淘气勇敢却总是陷入麻烦的林多奇，思想简单、喜欢活在当下的陆邮和聪明果断、拥有独立意识的苏晓晓，在他们刺激惊险的探险与揭秘故事中引入了一场关于“何以存在”的重大人生命题。

如何去定义存在？

无论是功利性地看待所取得的成就、留下的印记还是笛卡尔给出的“我思故我在”，都历经了千百年哲学的探讨。它的答案可深可浅、或隐或显，却从未有过固定的答案。作者以讲故事的方式把这个复杂的问题抛了出来，没有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她希望读者能够走进故事，和主人公一起经历、一起发现、一起寻找，在共情中也能够找到自身存在的意义。对于儿童来说，读解这一深层内涵或许有些困难，因故这本书的受众或许比我们所定义的还要更广远一些，在孩子们眼中，这也许是一本治愈心灵的冒险成长类故事；在成年人眼中，却算得上一本思想启迪之书，会让读者不由得关注自身、关心生活，生出许许多多未曾认真思考过的疑问。

整篇故事虽然短小简单，却完整地呈现出三类群体的转变历程。在孩子们的成长主线之外，还有易被忽视的父母的成长与作家的成长。把握自己的人生，不由别人支配与定义，在或许平淡或许壮阔的生活里，努力找寻真正的自我，这是作者对每一位青少年读者的期待。同时，她也在悄悄提醒着早已为人父母的大人，多多关注孩童的心理变化，给予多一份的陪伴与温柔。她更在以文学的方式，告诉每一位抱有热情和理想的同好，不要忘记文学创作的初衷，关爱笔下每一位角色，时刻将人本情怀放在心中，诉诸笔端。

于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之间，有如庄周梦蝶，亦真亦为幻。如作者所说，故事中的姜羽人也许并不存在，不过是林多奇自我意识的投射。而对姜羽人而言，真实存在的林多奇或许不过是他因为作品倾注太多心血而造成的情感的幻影。在天马行空的想象中，故事的阐释空间被无限地放大，也产生了更多的留白，期待着不同的解答。